

# 至尊红娘

下

奕浅 著

ZHI ZUN  
HONG NIANG

古装版《分手大师》！

逃婚在外帮人拆婚，

至尊红娘『专治父母之命』，

拆婚小店从民间开到宫廷！

# 至尊红娘

下奕浅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至尊红娘 : 全2册 / 奕浅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594-1326-0

I. ①至… II. ①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1165号

|       |                                                             |
|-------|-------------------------------------------------------------|
| 书 名   | 至尊红娘                                                        |
| 作 者   | 奕 浅                                                         |
| 出 品   | 九志天达                                                        |
| 责任编辑  | 姚 丽                                                         |
| 策 划   | 朱静静                                                         |
| 责任监制  | 刘 巍 江伟明                                                     |
| 出版发行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
| 印 刷   |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
| 字 数   | 480千字                                                       |
| 印 张   | 17.5                                                        |
| 版 次   |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94-1326-0                                      |
| 定 价   | 65.00元(全2册)                                                 |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卷四 一心人

第一章 归心似箭

002

第二章 命数两拆

020

第三章 投桃报李

043

第四章 暗度陈仓

071

第五章 红妆十里

095

卷五 凤临前夜

第一章 素鸢旧梦

120

第二章 牡丹霜冷

141

番外 未妨胡雁偷心去

第三章 再回长安

160

第四章 咫尺天涯

183

第五章 萧墙云变

194

第六章 骤雨初霁

213

241





卷四  
一心人



离开长安的时候，临川没料到有朝一日自己会这样火急火燎地想要回来。

临川原本确实想一个人策马赶回长安，兴许还能追上钱归我他们，但李慎硬是把她拦了下来，“作为大唐的公主，私自出奔皇宫已经很失身份，如果再冲撞了回去，父皇必定气上加气，更不会放过他。”

“十哥你这话说得没错，不过追究根本，你是怕我再逃走吧？”临川反问。

李慎并未对此作出回应，但临川深知这个亲哥哥断然不会陷害自己，她便答应在李慎的护送下一路回去长安。在到达长安的那一刻，临川看见李慎如释重负的表情，大概是在说，终于能把这个烫手山芋丢出去了。

“十一妹，你可千万记得，父皇现在的气还没消，回头见了人，千万以安抚父皇为重。”李慎骑着马，慢悠悠地陪在临川的车驾边。

“我当然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有数，但我还知道你心里记挂着那个钱归我。这一天天天催我赶紧回长安的样子，就像怕你那心上人跑了似的。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李慎晃着身子，笑着看临川，就和看笑话似的。

“那是你没心上人，你要是有了，保准比我还心急呢。”临川忍不

住又向前头探了探路，催促道，“快点，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赶紧。”

李慎没搭理临川，悠然自得地看着街景，“你说父皇会怎么罚你？”

临川一心记挂着钱归我的安危，早把这事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经李慎这样一提醒，她还真有些担心起来，“别看父皇平日里和蔼可亲的，真到了关键时刻，可不会偏袒谁，太子哥哥当初犯了错，还被重罚了。这次我是私自逃出长安，可比太子哥哥调皮捣蛋的罪名大多了。”

见临川蔫了，李慎幸灾乐祸道：“所以，你听十哥我的，回去之后，千万别提那个钱归我，诚心诚意地认错，好好地当一阵子乖女儿。母妃那么疼你，肯定不会忍心罚你，再请她去向父皇求情，这事儿就解决了。”

“但是钱归我……”临川不放弃道。

李慎打断道：“钱什么我，没什么钱归我，你安安生生先把自己那关过了，再去想救人的事。”

李慎说得有道理，临川思前想后，也只能照办了，但在去见当今圣上之前，她特意叮嘱了李慎，“你得替我看着，钱归我要是出了事，回头我一定找你算账。”

李慎看着临川，特别痛心疾首，“我心疼父皇和母妃，这姑娘还没嫁出去呢，胳膊肘已经朝外拐了。”

临川不放心地又盯着李慎念叨了好几次，李慎终于忍不住了，直把临川往里头推，“知道了，知道了，你赶紧进去吧。”

来接临川的是已经服侍她多年的宫女束晴，“公主，你可回来了，这些天，把奴婢们急坏了。”

束晴在前头引路，临川趁机打听宫里的情况，“父皇和母妃近来可好？他们生气吗？生多大的气？”

“陛下气了好几天，都是贵妃娘娘在一旁劝着。娘娘在公主走后一直愁眉不展，听说公主终于要回来了，心情终于好转了一些。”

“咱们这是去见我母妃？”

“陛下这会儿还在跟大人们商量国事，贵妃娘娘说先请公主去她



那儿。”

知道情况比自己想的轻松一些，临川不由舒得了口气，临川赶紧跟着束晴去见了韦贵妃，心里也一直记着李慎说的话，只字不提钱归我，不过起初也没机会让她开口。

几个月不见，韦贵妃已然清瘦了不少，临川看着都有些心疼。

“临川。”韦贵妃一见临川就快步过来，一把将宝贝女儿抱在了怀里。

这些日子在外漂泊，尤其是被杜崇俭掳去西域的那段时间，临川格外想家。如今终于回到长安，见到生母，她已经有些想哭了。只是又听韦贵妃声音发颤着叫自己，临川心头一酸，眼泪便再也止不住，争着往外流。回来之前，临川就做好了聆训的准备，因此韦贵妃不开口，临川对之前的一切都讳莫如深。

韦贵妃拉着临川坐下，把她从上到下看了好几遍，“好好的宫里不待，非要跑出去，看看把你辛苦的，都瘦了好几圈儿了。”

临川低着头，不说话。

“你怎么一声不吭就出去了？你知不知道你父皇派了多少人出去找你，就怕你在外头出事，要不是……”

见韦贵妃欲言又止，临川忍不住心里的好奇，抬头问道：“要不是什么？”

韦贵妃微微沉下脸，“要不是皇天保佑，你还能安安全全地回来？你怎么会被人掳去西域的？”

“这件事说来话长。”

“那就慢慢说。”皇帝的声音从外头传来，威严沉稳。

韦贵妃立刻起身迎接，临川二话不说就跪在了地上，“儿臣有罪，请父皇责罚。”

自己抢先认错真是不会有错，李慎三申五令的事，她可不能忘了。皇帝就站在临川面前，而临川把头垂得老低，可不敢有别的动作——李

慎告诉她的，认错贵在诚意，头垂低一些，看起来更有诚心，伏地就不用了，那样太夸张反而不见得讨好。

临川身前留下一片阴影，周围很安静，没人敢出声，静得她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韦贵妃率先打破了此时凝重的气氛，“陛下，临川才回来，还带着一身风尘，就让她起来吧。”

皇帝应了一声，稍后就提步进了内殿。

束晴要去扶临川，临川抬头问韦贵妃，“这就能起来了？”

“你还想跪着？”韦贵妃轻嗔了一声，立即去追皇帝。

临川赶紧起来，让束晴帮着将身上的尘土都掸干净，再抚平了衣服上的褶子，总之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失礼，这才敢前去面见圣驾。

内殿里，皇帝和韦贵妃都已经落座，临川一看这架势就是要三堂会审，于是再一次跪在他们面前，“临川私逃出宫，有违从小教训，有失皇家体面，今来请罪，请父皇责罚。”

皇帝在临川心里是个教时严、亲时慈的父亲，平日里说说笑笑，他们就跟普通人家的父女一样。但他毕竟是大唐的天子，是皇帝。她是皇帝的女儿，也是他的臣民，是要被一视同仁对待的。

皇帝不发话，就没人敢造次，连韦贵妃都噤了声，更别说其他人了。

临川心里也打着鼓，不知自己将要面临怎样的处罚。

“先说说吧，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偷跑出去？”皇帝道。

临川正在思考怎样措辞好一些，皇帝就沉声道：“老实回答。”

现在不光要自救，临川还得想着怎样救钱归我，说话必须谨慎小心，否则触怒了皇帝的龙威，就大事不妙了。

无奈之下，临川只能硬着头皮道：“其实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我听来的，说我大唐江山锦绣如画，我一时心痒，就想出去看看；第二……”

“说。”

“第二就是……儿臣到了婚配的年纪，听说父皇要给儿臣择定驸马

了，儿臣……有些不甘心。”

“不甘心？朕亲自给你遴选驸马，你还不甘心？”

临川听不出皇帝话里的意思究竟是生气还是觉得好笑，她想向韦贵妃求救，可在一旁端坐的贵妃只是朝她摇摇头。

“你有什么不甘心？”皇帝问道。

“我……我想要一个我心里有他、他心里也有我的驸马，就跟……父皇和母妃一样。”

皇帝转头去看韦贵妃，韦贵妃含笑低头，转过视线轻声嗔怪临川，“胡闹。”

“朕给你选的驸马，当然心里有你。”

临川鼓足了勇气才敢面对皇帝此时的目光，说一点都不怕，那是假的。但今时今日，她有为之争取和努力的原因，她的将来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一种幻想，因为世间真的就有那么一个人，让她想要与之共度余生，请他教她如何爱他，如何爱他们的将来。

“自然也要你喜欢，才能成为你的驸马。”皇帝此时已经握住了韦贵妃的手。

“临川在外受了许多苦，陛下还是让她起来说话吧。”韦贵妃请求道。

得皇帝应允，临川站起身，“多谢父皇，母妃。”

皇帝示意临川坐下，“给朕说说，你在外头吃了什么苦，看把你母妃心疼的。”

临川仍是站着，“因为认识了一些朋友，其实这一路上也没吃什么苦，还顺便办了几件好事，帮了一些人。”

“结果还把自己赔去了西域，差点就回不来了。”皇帝责怪道。

临川低头，“这不是有人把我救回来了嘛。这一路上，多亏他一直照顾我，不然还真难保安全呢。”

“看你的样子，还乐不思蜀了？”

临川立刻摇头，“没有，我其实一直都在思念父皇和母妃。”

“那你还在外头浪荡得不肯回来？”

终究是自己理亏，临川只能认错，“是临川不对，父皇别生气，有任何责罚，我都接受。”

“先把你在外头的事给朕说清楚，朕再考虑如何罚你。”

临川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她得赶紧把钱归我在父皇面前的印象建立好，这样哪怕回头皇帝要降罪，也可以从轻发落——钱归我毕竟是保护了她一路的人，将功折罪总可以吧。于是临川在皇帝面前，想着法儿地夸钱归我，把他耍赖欺负人的事都给省了，只说他沉着稳重，有勇有谋的部分。

说到后来，皇帝和韦贵妃都展露了笑意，而临川自己都快信了钱归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光明伟岸的模样，什么贪财重利，什么坑人计较，那都是浮云，是假的。等临川交代完了，时候也不早了，皇帝没说要如何罚她，只让她回去梳洗，回头一块用晚膳。临川琢磨着眼下的情形，却只有一头雾水。入了夜，临川一个人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就这样一个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一早，临川去给韦贵妃请安，正好李慎也在场。他俩听韦贵妃说了会儿话，告退之后，她马上把李慎拉走了。

李慎撇开临川的手，“出去一趟，规矩都忘了，这会儿是在宫里，你身为大唐公主，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别跟我摆谱了，我就问你，钱归我在哪儿？他好吗？父皇有没有说怎么处置他？责罚重吗？”

“你自己还是戴罪之身呢。”李慎道，“父皇这阵子忙着大食的事，还没时间去搭理钱归我呢。”

“大食又不安生了？”

“也没有不安生，但是吧，也不是很安生。”李慎为难道。

“你们前廷的事，我管不着。我就想知道钱归我怎么样，他要是没事，我也能安心。”

临川和李慎都是韦贵妃的亲骨肉，自然比跟其他兄弟姐妹要亲厚一

些。临川知道李慎一向疼爱自己，见不得她受委屈，这样扮得柔弱些，李慎也不至于再来揶揄她，反而更向着这个妹妹。

果真，李慎这就开始哄临川，“好妹妹，不是十哥不帮你，实在是我也不清楚。大食那边来人了，说不日就有王子要来长安朝见父皇。你也知道，国和国的事，必定是摆在第一位的。这些天，父皇他们都忙着大食王子的事，真顾不上钱归我。”

“我能去看看他吗？”

“你想得美。”李慎道，“你现在就好好留在宫里陪着母妃。对了，有件事，你一定得记在心上，否则真得出问题。”

见李慎正色，临川不由得紧张起来，“什么事？”

“你得劝着母妃，千万把你留在身边，也得让母妃去给父皇打边鼓。无论如何，把你留在长安。否则就算钱归我最后没事儿，你俩也没戏。”

“这话怎么说？”

“你说人大食王子千里迢迢地来一趟长安，就为了见父皇？这中间，来来回回就那么点事儿，你自己想想吧。”李慎的神情越来越沉重，“我还有事，先走了。你千万记得我的话，无论如何，留在长安才是第一要务，不然你还不如再逃一回，记得了？”

李慎说完就走了，临川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心里寻思了一阵，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果然是亲哥哥，都为我想这份儿上了。”

有了李慎的提点，临川只能安分守己，每天都尽量陪在韦贵妃身边，逗她开心，陪她说话，当一个合格的女儿，自然也少不了向韦贵妃表达希望长久陪伴在她身边的意思。韦贵妃从小就疼爱临川，见她这么乖巧，每天都笑逐颜开。

只是临川心里总想着李慎透露的事，心绪难以安定下来，终究也没逃过皇帝的眼睛。

“临川，你在想什么？”皇帝今日特意找临川伴驾，这会儿才喂了池子里的鱼。

“我回来长安也有一些日子了，父皇体恤，没有立刻因为我私逃的事而降罪，但我毕竟有错，心里总是惴惴不安。”此时临川低头，是怕皇帝发现她扯谎。

“就这么想要朕罚你？”

“真领了罚，心里踏实一些。否则总想着父皇要如何罚我，就总是七上八下的。”

“别人只有怕挨罚，到了你这里，反而成了担心不被罚。就你这心思，说你会逃出宫，也说得过去。”临川知道皇帝心里已经原谅自己了，毕竟韦贵妃之前因她逃离长安的事而郁郁寡欢，这些天精神气色都恢复了，加上她表现得比过去更加乖巧听话，想来这罚是不会有有了。然而转念一想，钱归我还不知道如何了呢，临川却不敢问，生怕触怒了皇帝，反倒不好。

大约真是临川先前讨罚的模样太真诚，使得皇帝都不好意思不罚。没两天，皇帝身边的内侍就过来传话，让临川闭门思过，还要抄《女诫》五遍。

李慎偷偷来看过临川，还夸奖临川这招以退为进很高明，这几天他试着在皇帝面前提起临川，皇帝的眉目都舒展了不少。

“我哪里想那么多？我总不能当着父皇的面问他钱归我的事吧。”临川怏怏地坐着，“你也不帮我打听他的下落，就让我一个人干着急。”

李慎坐去临川身边，笑嘻嘻地看着她，“你当真担心他？”

“废话！要不是你拦着，我说不定能跟他一块回长安呢。现在倒好了，回了宫，我跟他到现在都没见上面，我连他一丁点儿的消息都不知道。你是我最爱的十哥，你都不帮我。”临川越说越委屈。

“千万别哭！”李慎就跟见了祖宗似的哄着临川，“我这不是给你透风来了嘛？你要是哭，我可就不说了。”

眼见李慎要走，临川赶紧抓住他，“你才哭了呢，快告诉我吧，好哥哥。”

李慎刮了临川的鼻子一下，气定神闲地坐下。

临川虽然心急如焚，可眼下李慎成了她的祖宗，换她好声好气哄着他了，“十哥，你从小就最疼我……”

“打住。”李慎端着架子，又无可奈何地看着临川，“那个钱归我给你下了药了？出去一趟怎么回来整个人都变了？”

“如果你看见当时在雁归城，钱归我骑着马出现在众人面前时的样子，一定会明白我现在一心向着他的心情。”临川至今回忆起当时的画面，还心潮澎湃，道：“他确实给我吃了迷魂药了，你就别管我喜欢他什么了，你赶紧告诉我，他怎么样了？”

“父皇本来是要罚他的，不过看他在外头保护了你那么久，这次还端了乱党窝，勉强将功折罪了，但肯定是不比原来好多少。”

“那就是钱归我依旧挨罚了？”不过听李慎的口气，情况不算太糟，临川这才稍稍放了心，只是又有了其他疑惑，“十哥，钱归我和中书令家有没有关系？”

李慎别有深意地冲临川一笑，轻轻拂开她的手，站起身道：“这个，你回头自己问他吧。”

“我又见不到他，怎么问？”临川一句话还没说完，李慎就已经跑出了老远。

眼见从李慎那打听不出来其他消息，临川只能另想办法。她让束晴出去打探，自己则试着从韦贵妃那里套话。不过令人沮丧的是，韦贵妃那里没有任何线索，倒是束晴帮她打探出一个消息来——检校右骁卫将军姓周，叫周道务。

“这就奇怪了，难道钱归我连姓名都是骗我的，他的本名叫周道务？”临川困惑道。

“他们都说周大人是个性子沉稳干练的人，比较耿直严肃。”束晴一面帮临川梳头，一面道。

“钱归我是个鬼灵精，还爱卖关子，没事就嬉皮笑脸的，和耿直严肃这四个字一点都不沾边。”临川看着镜子里已经梳妆完毕的自己，终于不觉得奇怪了。

在外头穿惯了男装，刚回宫的头两天，临川看着自己身着女装的样子，真是有千百个不习惯，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长得怪。束晴没办法，只好由简入繁，慢慢在临川身上加首饰。过了这些天，临川终于适应了这副打扮，总不至于跨个门槛都被裙角给绊了。

临川原本是要去给韦贵妃请安的，谁知有内侍过来通传，说皇帝宣她去教练场。

临川跟着内侍过去，先是看见了李慎，想来他一早就在外头等着了。

见临川到了，李慎拉着她，上下打量了好几遍，满意地点头道：“不错不错，果然还是要待在宫里待着，气质都跟先前不一样了。”

临川真想抬腿就踹李慎一脚，无奈周围人多，她这一身环佩叮当的也抬不起腿，心里不服气，面上只好作罢。

见临川噘着嘴，李慎又靠过来，“等会儿见了父皇可不能这副样子。”

临川没好气道：“我自然晓得。”

临川本要把李慎甩开了去见皇帝，哪知李慎故弄玄虚道：“你晓得要见父皇，却不晓得还要见谁。”

临川回头看他，“还有别人在？”

李慎朝临川一挑眉，抬起下巴就从临川身边走过，就跟没有她这个人似的。

“还说我变了，分明是你自己变了，你以前都不会这样对我的。”临川一生气，提着裙子就追了上去，正要挥拳捶李慎后背，却见皇帝朝这儿看了过来。她赶紧放下手，谁知一脚踩了裙角，直接栽到了李慎身上。

临川听见有马鸣声在场中响起，那一日雁归城中的情景便在她眼前浮现，她仿佛看见钱归我披坚执锐地骑在骏马之上——他来接她了。

临川立即抬头，见到的却是李慎毫不掩饰的嫌弃神色。

临川的心凉了一截，听李慎道：“父皇看着呢。”

临川立即收拾仪容，还不忘问李慎，“怎么样？这样可以吗？”

李慎帮临川把珠钗拨正，又把碎发往耳后拢了拢，这才笑着带她去



见了皇帝。

皇帝此时正站在台上观望练武场，临川跟在李慎身后，也不时朝场中望去。只见那里远远地树了几个箭靶，有人正在练习骑射，或者说是表演给皇帝看。

等临川和李慎到了高台上，有侍者前来禀告，“陛下，总共十二支羽箭，箭箭射在靶心，例无虚发。”

“可曾过线？”

“不仅没有过线，还多离了两丈。”侍者道。

皇帝点头，那侍者却未退下，倒是李慎带着临川上前道：“父皇，临川来了。”

皇帝未曾看临川，仍是望着场中的一人一马，问道：“你觉得如何？”

李慎朝临川使了个眼色，临川立即点头道：“此人骑射了得，父皇身边总是少不了身手矫健之人。”

皇帝终于将视线移到临川身上，然而神情未明，她也不知他究竟是什么意思，便往李慎身后躲了躲。

李慎笑道：“临川平日多是看书写字，骑马射箭这些事，她不清楚，父皇莫怪。”

皇帝没有立即说话，而是吩咐那内侍道：“把人传回来吧。”

内侍应声离去，皇帝才又慢悠悠地开口道：“抄写的《女诫》朕看了，还不错。”

临川长长地舒了口气，站去皇帝面前谢恩，“临川知道错了，所以更加用心地抄写《女诫》，会谨记书中教诲，不让父皇再为临川操心了。”

等待皇帝发落的时间里，临川听见了越来越近的马蹄声，那样铿锵有力，竟然与她心中期待的声音不谋而合。

心底有种蠢蠢欲动的感受催促着临川转身去看，但皇帝没有发话，她就不能乱动。她听着马蹄声渐近，在一声马嘶中停止，听见有人翻身下马，向皇帝行礼，“陛下。”

是钱归我的声音！